

共產黨的傷痕、象與「內在中國」： 論張貴興《群象》及其日譯本之翻譯特色

羽田朝子*

張貴興在 1990 年之後陸續發表有關以婆羅洲熱帶雨林為舞台的小說，當中的《賽蓮之歌》(1992)、《群象》(1998)、《猴杯》(2000) 更是他的代表作，被視為「雨林三部曲」，在台灣文壇掀起轟動的熱潮。本文所著重的研究對象《群象》，以馬來西亞砂拉越大鑼鎮及其附近的熱帶雨林為背景，而故事則徘徊於叢林中的「群象」傳說以及追獵這群大象的活動為主軸，時間跨度從 1950 年代後期由華人青年們組成「砂勞越共產黨（砂共）」開始，直至 1974 年滅亡為止，是一部具有政治色彩的小說，被視為探索馬華文學「黑暗之心」的著作。而本文所關注的，就是在《群象》當中所展現的共產黨傷痕及其背後的大馬華人歷史所產生的互動關係。除此，本文也會進一步解析《群象》中「象」的寓意和隱喻，探索南洋華人的「內在中國」思考面向。最後，本文將會討論有關日本版《群象》的特色以及《群象》翻譯過程中所面臨的馬來西亞華人語言的相關問題。

關鍵字：張貴興、《群象》、共產黨的傷痕、「內在中國」、日譯本

*日本國立秋田大學教育文化學部准教授

一、前言

張貴興出生於 1956 年婆羅洲島英屬砂拉越西北的羅東鎮，他在此接受小學與中學教育。首先就讀於以中文授課的中華小學，接著進入以英文授課的公立中學，其後於 19 歲的 1976 年，離開故鄉前往台灣留學，就學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文系。畢業後，決定留在台灣的張貴興，於 1982 年放棄馬來西亞國籍，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他在 14 歲時就已經開始文學創作，而且在剛到台灣不久就開始發表作品，並以〈伏虎〉（1978）一文獲得由《中國時報》舉辦的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優等獎而受到矚目。雖然早期的作品並不一定與故鄉的風景相結合，但進入 1990 年代之後，張貴興陸續發表以婆羅洲熱帶雨林為舞台的長篇小說。文中所描述的全新熱帶雨林風貌，在台灣文壇掀起轟動的熱潮。對於成長環境與雨林緊鄰為伴的張貴興來說，這不過是熟悉的日常風景罷了，¹但台灣的讀者們卻被作品中描寫得栩栩如生的動植物及弱肉強食的緊張氣氛，還有熱帶雨林所醞釀出的異國情調深深吸引。

張貴興以熱帶雨林為舞台的作品之中，《賽蓮之歌》、《群象》、《猴杯》被同為馬華文學作家、²亦是文學研究者的黃錦樹賦予了「雨林三部曲」的名稱，將之視為探索馬華文學「黑暗之心」的著作，並給予相當高的評價。³黃氏所稱的「黑暗之心」是取自出生於波蘭的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¹ 張貴興在〈重返雨林（自序）〉，《猴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2010），頁 13 之中，陳述了在故鄉的熱帶雨林中的經驗。在中學與高中時代，張貴興經常與朋友一同搭舢板溯河而上進入雨林露營，或者在雨林中朗讀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暴風雨》，以及台灣詩人余光中（1928-）、葉珊（1940）等人的詩集。據張貴興所說，進入雨林時有著「彷彿嬰兒回到母親子宮」般的感覺，並稱「雨林胸懷寬大，現實生活裡無孔不入的不愉快和鬱悶被雨林稀釋得無影無蹤，隱然是我們中學時期一塊逃避和療傷的地方。」

² 張貴興，《賽蓮之歌》（台北：遠流出版，1992）、《群象》（台北：時報文化，1998）、《猴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2000）。

³ 參見黃錦樹，〈從個人的體驗到黑暗之心——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收入王德威主編、黃錦樹著，《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台北：麥田出版，2003）。

Conrad) 的代表作《黑暗之心》(1899)，該書是以非洲內陸的叢林為舞台，描寫西方殖民主義黑暗面的小說。⁴

這套「雨林三部曲」之一的《群象》，是以馬來西亞砂拉越大鑼鎮及其附近的熱帶雨林為舞台。大鑼鎮被設定為砂拉越境內共產黨色彩最為濃厚的地方。故事是以徘徊於叢林中的「群象」傳說以及追獵這群大象的活動為主軸，時間跨度從 1950 年代後期由華人青年們組成「砂勞越共產黨(砂共)」開始，直至 1974 年該團體滅亡為止。

二、共產黨的傷痕

在《群象》中登場的「砂勞越共產黨」雖然是虛構的政治團體，卻是在砂拉越實際存在過的「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為藍本。儘管直到 1965 年才正式組黨，但其前身的砂拉越解放同盟早在 1953 年就以當地的華人青年為中心所組成。由於 1962 年汶萊人民黨的反英武裝暴動，這群華人青年遭到來自英國殖民地當局的徹底鎮壓，因而走入叢林投入武裝鬥爭的路線。他們旗下共組成了 3 支武裝部隊(砂拉越人民游擊隊、北加里曼丹人民軍、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1963 年，其部隊在印尼所屬的西加里曼丹接受軍事訓練，但因 1965 年印尼爆發軍事政變，開始對共產黨進行鎮壓，迫使該黨轉移至砂拉越。雖然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不斷在砂拉越的叢林中活動，但其後整體勢力逐漸衰弱，在 1974 年時已有八成勢力放棄武裝而投降。⁵儘管團體名稱不同，《群象》中所描寫的砂拉越共產黨之活動，與上述的北加里曼丹共黨的歷史脈絡大致符合。

首先，關於《群象》的故事架構，正如多位研究者經已指出的，明顯帶有模仿《黑暗之心》的痕跡。⁶在《黑暗之心》中，某家法國貿易公司在非洲內陸的辦事處的象牙採集者庫爾茲，他藉著施展高明的手腕取得大量象牙送回法

⁴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1899)。

⁵ 參見田農，《森林裡的鬥爭——砂勞越共產組織研究》(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90)；原不二夫，《未完に終わった国際協力——マラヤ共産党と兄弟党》(東京：風響社，2009)。

⁶ 參見黃錦樹，〈從個人的體驗到黑暗之心——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王德威，〈在群象與猴黨的家鄉——張貴興論〉，收入氏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 20 家》(台北：麥田出版，2002)。

國本土。因為這位庫爾茲突然音訊不明，作為故事敘述者的馬洛就上溯剛果河深入內陸。他在森林之中，發現了庫爾茲其實是靠著壓榨當地原住民以掠奪象牙的事實。另一方面，在《群象》一書中，余家同所領導的砂拉越共產黨的黨員們，因為受到政府的鎮壓而進入叢林，尋求可作為活動資金的象牙而展開追獵大象的行動。然後作為故事主角的「男孩」（施仕才）為了尋找音訊不明的叔父余家同，而與伊班族原住民的朋友共同沿著拉讓江溯流而上，開道深入雨林之中。在叢林中，仕才與已經喪失過去的理想而墮落的余家同相遇。

其次，關於主角施仕才值得注目之處在於，他在 6 歲的時候，就以最年幼的學齡，聆聽由中國南下的左派知識份子、砂拉越共產黨精神支柱邵老師講課，學習中文與中國文化的相關事物。但是在此之後，邵老師卻在仕才 8 歲時被強制遣返中國，身為共產黨領導者的叔父余家同也藏匿於密林之中。仕才的 4 個兄長們更分別深入雨林，為革命活動而殉身。在成長過程中目睹他們死亡的仕才，雖然對中文書籍與中國文化抱有憧憬，卻已經不覺得對共產黨有任何強烈的認同感。此外，仕才的民族主義觀念也與余家同及其兄長們所屬的世代們有所不同。舉例來說，余家同儘管在政策上推動華人與原住民族的通婚，卻對仕才吐露了「華土通婚只是一種手段……你是施家唯一的傳人了，別讓番人骯髒的膚色滲入你純種的黃色皮膚」的真心話（146 頁）。⁷與此相對的，卻可看到仕才與伊班族的朱德中結為摯友，傾聽朱德中訴說伊班族的歷史，把原住民當成一起生活的夥伴們而彼此尊重。

就這樣，故事透過在情感上與共產黨保持距離的仕才的眼光所展開，邁入 19 歲的他為了尋找余家同的秘密基地而深入熱帶雨林，得以目睹砂拉越共產黨的「黑暗之心」。在雨林中遇到的共黨殘兵敗卒如盜匪般搶奪仕才與朱德中的財物，接著仕才在雨林的小學裡，從華人教師口中親耳聽到對余家同強迫推動背離現實的政策之批判。最後，仕才終於找到了余家同的秘密基地，但那裡只剩下余家同與他的 5 名部下。已經預感到共產黨即將滅亡的余家同，聊著以前自己像皇帝般大肆吃喝由當地居民獻上的酒肉，以及玩弄女同志身體的往事。接著，余家同在最後終於自承其實他才是將仕才 4 個兄長逼上死路的人。

⁷ 張貴興，《群象》（台北：麥田出版，2006）。原本 1998 年《群象》發行時是由時報文化出版，2006 年改由麥田出版社刊行，筆者參考之文本為麥田版。以下，引用《群象》的部分只寫頁數。

此後，仕才和朱德中一起殺死余家同報了兄長之仇，砂拉越共產黨也因此滅亡。但是仕才不只對余家同與砂拉越共產黨，還對在其背後的邵老師與中國共產黨——祖國中國——投以懷疑的眼光：

舅舅已身亡五個月。南中國海彼岸的祖國領導人（即毛澤東）至今連一則簡單悼訊也無，更別說艾地同志那種賦詩。須等主席有感而發吧。舅舅之死在東南亞諸國泛成一陣小漣漪，但泛到遙遠中國早已風平浪靜。祖國像深殖內陸一座古井，被千山萬水阻隔，再大風浪也休想使它起一絲波痕。男孩甚至疑惑舅舅之死這微小消息有否傳入古井。在王大達率眾投誠全面結束武裝鬥爭後，舅舅之死已無甚意義。邵老師為何也不吭一聲？他是否還安然活著？當初他慷慨伐王大達，卻吝於對得意門生發一悼言？（177 頁）

在《黑暗之心》中，原本懷抱著高尚精神的庫爾茲，為了取得權力與慾望，最後終於因發狂而死於非命，但到死為止依舊執迷不悟。因此，身為主角的馬洛也就未對庫爾茲寄予半點同情。但是在《群象》之中，余家同到最後還崇拜著共產黨，持續對祖國中國懷抱憧憬。對於被祖國拋棄的余家同，仕才深深的寄予同情。更重要的是，因為余家同是仕才叔父、雙方有著血緣上的連結，讓仕才對其有了情感上更為強烈的羈絆。

其實對於書中主要的登場人物，早已有評論指出是以現實人物為範本創造而成。像余家同是源自砂拉越地下共黨組織成員的某青年所撰寫之投降文件〈我的聲明〉中所出現的「特權人物」。⁸再者，邵老師則和在中國對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給予很大影響的文銘權之形象有所疊合（及川茜 2011）。⁹

此外，書中描寫中國對砂拉越共產黨的對應之道，也有史實根據。中國為了支持世界各地革命武裝鬥爭，一開始對於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鬥爭也給予相

⁸ 參見黃錦樹，〈從個人的體驗到黑暗之心——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前述）。至於林廣民〈我的聲明〉則收錄於田農，《森林裡的鬥爭——砂拉越共產組織研究》之中。詳見田農，《森林裡的鬥爭：砂拉越共產組織研究》（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90）。

⁹ 但是文銘權並不是從中國南下的共黨幹部，而是在砂拉越首府古晉出生的華人。另外，也有評論提及作品中的武裝部隊領導黃文廷，是以「火焰山部隊」的領導王大達為藍本而創造的人物。

當高的評價並加以支援。但是自 1970 年代後期起，中國轉而重視與東南亞各國政府修好，因此減少對北加里曼丹共黨的支援。據說中國官方後來也對身在中國的文銘權與北加里曼丹共黨有所接觸一事感到不快。雖然在《群象》之中並未提及，但面對中國外交路線如此重大的轉換，文銘權也從 1980 年起提倡將主要鬥爭對象由馬來西亞政府轉為霸權主義者（蘇聯、越南），開啓了與馬來西亞政府的和談之路。據此，1990 年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與馬來西亞政府之間簽訂了和平協定，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至此正式解散（原不二夫 2009）。

至於黃錦樹所稱的「馬共其實是大馬華人史一道極大的傷痕」，其原委則如下所述。馬來西亞政府將共產黨的革命視為華人的「原罪」，打算將華人的血統與華語教育、華人的中國性予以排除。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華人本身也絕口不提關於共產黨的一切，因此在馬來西亞的共產黨解散前後不久（馬來亞共產黨於 1989 年、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於 1990 年解散），馬華文學中只有片斷的作品以共產黨為題材，而且都是描寫「被惡夢般的歷史深深吸附著，一致看不到明淨的出路」這種氣氛的作品。¹⁰

張貴興的《群象》，是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歷史終結八年之後的作品。在《中國時報》的專訪之中，曾轉引據稱是張貴興的說法：「他〔張貴興〕生長於馬來西亞婆羅洲，卻移居台灣超過 20 年，……現在或許是年歲漸長，感覺上好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家鄉的種種，也可以從歷史資料中印證自己過去看到與聽到的事情，對他來說，《群象》的世界，正是他最熟悉的東西」（徐淑卿 1998）。由於這段話，《群象》被認為是張氏在砂拉越期間以自身所見所聞的共黨興衰為基礎，將馬來西亞華人所共同承受的共產黨傷痕予以作品化。從主角仕才與張貴興出生年代大致相同來看，仕才的視角或許也和張貴興自身的視角重疊了吧。如此一來，仕才對叔父余家同所寄予的同情，或許投射了張貴興自己對華人同胞的思念。

¹⁰ 參見黃錦樹，〈從個人的體驗到黑暗之心——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

三、象與「內在中國」

雖然《群象》是以一定程度的史實為依據撰寫而成，但卻沒有成為單純的歷史小說。這其中的原因在於，該書不單只是表面上的臨摹歷史，還使用了各式各樣的文學技巧。在這些技巧之中，最為精彩的就是融入了「象群」的傳說，藉此賦予了作品充滿幻想而傳奇的色彩。

傳說中的「象群」，是指從數百年前就棲息於婆羅洲的大象，相傳是非洲象的後裔，擁有巨大的象牙。英國與荷蘭的狩獵隊以這些象牙為目標，一再進行大量的獵殺，最初超過千頭以上的象群因而銳減。據說現在象群為了逃離人類的獵捕以保全性命，宛如隱士一般在叢林的最深處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在故事的重要場面中，傳說中的「象群」現身於仕才的面前。出現的次數總共三次，最初是在仕才7歲的時候，余家同與仕才的兄長們一同外出獵象，仕才則因為發燒而陷入昏睡狀態。然後在半夢半醒之間隱約感覺到象群的出現。第二次是在這件事之後的翌年，仕才為了獵殺吞食了他妹妹的鱷魚而進入雨林並徘徊其中，就在昏倒的時候，象群出現了。此時，被帶回家的仕才醒來，余家同則與其他共產黨員一起進入雨林潛伏。第三次是仕才到達余家同的秘密基地，即將實現他為兄長們復仇之願的前一刻。只有他與余家同兩個人出外獵象，雖然終於目擊到傳說中的象群，但大象卻得了嚴重的皮膚病，群體也陷入即將滅亡的狀態。

那麼，同時成為小說標題的「群象」表示了什麼意義呢？為了獲得革命資金的共產黨領導為尋求象牙，不知道率領了部下多少次去獵捕大象，因此武裝部隊也被冠上了「獵象隊」的別名。作品中所描寫的傳說中的象群，是一群就算能夠發現到活動跡象與足印，但總是找不到其真實形體的神秘生物。從這樣的劇情來看，就可理解「象群」其實是影射永遠不會成功的砂拉越共產黨革命。

在此，關於「象」的隱喻，要介紹一下黃錦樹饒富深意的評論。黃氏引用《韓非》〈解老篇〉「人希見其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一語頗值得注意。據黃氏的說法，在《群

象》裡，儘管在雨林深處卻依然充溢著中國的記號（雕刻著中國紋樣的器皿與山水畫、書法、中國古典文學、南下的知識份子的身影、毛澤東的詩、共產黨員的革命口號），以及作者藉著從中國南來的邵老師之口，將南洋的事物與中國的事物在起源上合而為一（例如：中國古代「龍」的起源是現在南洋的「鱷魚」）。更甚者，「中國」同時也滿滿地存在於潛伏在熱帶雨林深處的華人青年們腦中，他們不斷拼命「想像」著要怎樣與中國連結在一起。黃氏認為，張貴興藉由這種文學上的表現「以文學的方式對南洋華人宿命的內在中國進行思考」，乃是這部作品中最為重要之處。¹¹

關於南洋華人的「內在中國」，在此將以在《群象》中登場、名為「風雨山水」的山水畫為例加以考察。這幅畫雖然在作品中多次登場，但有趣之處在於其樣貌會隨著主角仕才的「想像」而出現各式各樣的變化。

「風雨山水」原本是邵老師所擁有的一幅畫，據說出自於南宋畫家之手。邵老師在中國文化的課堂上對學生指著這幅畫，當成「每次看著它，就不由得想起祖國之壯麗山河」的珍寶加以介紹（106 頁）。後來這幅「風雨山水」送給了他的大弟子余家同，並和邵老師的書籍與文件一起帶進叢林中的秘密基地，成為凝聚砂拉越共產黨員向心力的象徵。

但是在來到瀕臨毀滅的秘密基地的仕才眼中所呈現的「風雨山水」，卻是一幅已經形骸消亡、失去生命力的圖畫：

〈風雨山水〉風雨飄搖，若遠若近，若有若無，承受著畫軸外一盞黯淡和氣定神閒的煤油燈的蒼老光譜。這彷彿是一幅變幻莫測的山水畫。男孩一個迷糊，似乎看到有人以手握筆在山壁上塗塗抹抹，以骷髏皺將山壁塗改得玲瓏剔透，窟窿處處，如棄置瓦礫荒地中的一堆骷髏頭，和邵老師筆墨遙相呼應……。（107-108 頁）

然後，隨著共產黨因余家同之死而滅亡，於是「風雨山水」由仕才帶回大鑼鎮。在夜深人靜的書房中沈思著的仕才眼前，原本應當是描繪著中國風景的「風雨山水」，如今竟在仕才目睹下變化成了南洋的景色。

¹¹ 參見黃錦樹，〈希見生象——評張貴興《群象》〉收入王德威主編、黃錦樹著，《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

〈風雨山水〉在煤氣燈照耀下顯出另一份嬌媚，擬態成酷熱潮濕的熱帶山水，如男孩在拉讓江兩岸看到的風景，長臂猿和大蜥蜴攀爬山壁上，榴槤和紅毛丹點綴汀渚河岸上，長屋和高腳屋取代了瓊宇繡閣，遊山玩水的文人書僮換成了戲水的伊班半裸少女，整幅南宋山水畫變成了以渲染南洋風情為主的蠟染畫（129 頁）。

在作品之中，除了這幅「風雨山水」的山水畫之外，在描寫中國文字（漢字）的段落之中也可看到相同的文學手法。當砂拉越共產黨的勢力足以自豪之時，邵老師在黑板上所寫的文字是「一如他的毛筆鋼筆字，筋脈氣血俱全。不看內容，光看字跡，就叫學生熱血沸騰，擱筆訝嘆」之物（29 頁）。但是，後來的漢字卻被譬喻成在雨林的風景之中腐朽的屍骸，就像「煤氣燈突出了邵老師殘留黑板上的字跡，有的殘缺得難辨認，有的仍現出模糊筆畫，如一堆字骸，一座風雨吹擊下曝露屍骨的字塚，壁虎在字骸中穿梭爬行，如蛇群爬行於雞塚」那樣，被當作毫無生氣的物體而描寫著（129 頁）。

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從仕才的心中消逝。故事的結局，仕才從死去的余家同所留下的〈獵象札記〉中，知道了自己家族的秘密——南洋華人的移民史。到底祖父們是怎樣從中國來到砂拉越？包括了受到日軍的暴力，父親失去了生殖器，母親失去了右邊的乳房，以及長兄是中日混血兒，還有自己竟然是母親為了償還父親的賭債出賣身體而生下來的事實。到後來，為了解開母親隱藏在水井之中的象牙之謎，仕才再一次進入雨林。此時，從「風雨山水」再度蠢蠢欲動開始，雨林中的生命再次從文字中甦醒過來。

煤氣燈照耀著壁架上的書籍和牆上〈風雨山水〉，如蒙上一層薄紗，朦朧之外，〈風雨山水〉充滿聲音和暴動，如有一個隱士在清風流水中策動遠方一場血戰。書上數千萬字卵破紙而出，以鱗羽和啼器重視它意義上的原始鄙像（181 頁）。

張貴興在《群象》之中，挖開了馬來西亞華人所共同承擔的共產黨的傷痕。儘管是以史實為依據，但透過「象」的寓意與隱喻為首的種種文學技巧，以充

滿魅力的熱帶雨林為舞台，交織出一篇殘酷而美麗的敘事詩。其中，對於南洋華人宿命的「內在中國」的思考，描繪出了擺盪於中國與南洋之間的他們，潛藏於心中的「黑暗深處」。

四、結語——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及其翻譯

2010年12月，由大阪市立大學松浦恆雄教授翻譯的日文版《群象》（人文書院）在日本正式出版，激起了很大的回響。例如2011年2月13日的《東京新聞》中，對本書以「其精華之處在於描寫如『鱷魚吐出的彩虹在一片紅樹林後閃爍』般的熱帶雨林氣息與生命力」為評語進行介紹。

最後，簡單介紹一下關於這本日文版《群象》的特色。在原作中，登場人物的台詞皆以標準中文寫成，然而當時的砂拉越華人們，雖然在學校教育以及和自己所屬的社群以外的華人交談的場合使用標準華語，但平常在社群內應以使用父祖出身地的方言（客語、福州話、福建話、潮州話等）為主（太田勇1994、山下清海2002）。¹²松浦教授根據實際語言的使用情況，將大鑼鎮的華人之間的對話改以日本方言，其他地區的華人之間的對話及邵老師與共產黨員的對白則用東京標準語加以翻譯。除此之外，諸如遇到與長輩交談的情節時，即使是大鑼鎮華人之間的對話台詞也使用東京標準語等，視各種不同的情況分別翻譯，為了向一般日本讀者傳達馬來西亞華人複雜而多變的語言概況而煞費苦心。其結果，充分向讀者傳達了邵老師與共產黨員的標準華語所展現的「中國性」，以及擺盪於中國與南洋兩個極端之間的華人形象。為此，本文作者想要向對於馬華文學有著如此深刻理解的翻譯者致上最高的敬意。

〔附記〕 本文係對敝稿〈張貴興『象の群れ』について——共產黨のトラウマ、象と「内なる中國」〉（《野草》89號，中國文藝研究會編，2012）加以修訂之作。

¹² 馬來西亞華人之所以使用標準華語，是受到從二十世紀上半葉起在中國興起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推動，而開始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華語教育之故。在此之前是隨著出身地方言社群的形成，以方言接受教育。

引用書目

一、文學作品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2000。

張貴興，《群象》台北：麥田出版，2006。

張貴興著、松浦恆雄譯，《群象》日文版，京都：人文書院，2010。

二、專書

田農，《森林裡的鬥爭——砂勝越共產組織研究》。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90。

太田勇，《国語を使わない国——シンガポールの言語環境》。東京：古今書院，1994。

山下清海，《東南アジア華人社会と中国僑郷——華人・チャイナタウンの人文地理学的考察》。東京：古今書院，2002。

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 20 家》。台北：麥田出版，2002。

王德威編，《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台北：麥田出版，2003。

原不二夫，《未完に終わった国際協力——マラヤ共産党と兄弟党》。東京：風響社，2009。

三、期刊及會議論文

及川茜，〈張貴興『象の群れ』を読む——鱷、共産党、オムニフォン〉。發表於日本中國文藝研究會夏季合宿，2011。

四、其他

徐淑卿（專訪），〈張貴興——《群象》使他確定目標〉，載《中國時報·開卷週報》1998年12月31日，第43版。

Communism Scars, Elephants and the Concept of “Inner-China”: A Study on Zhang Guixing’s Elephant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Haneda Asak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Education and Human Studies

Akita University

Zhang Guixing has continually published a series of novels set in Borneo’s tropical rainforests since the 1990s. Among these novels, *The Songs of Siren* (1992), *Elephants* (1998) and *Monkey Cups* (2000) are considered to b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Known as the “Rain Forest Trilogy,” these three novel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aiwanese literary circles. This paper is primarily an analysis of *Elephants*. Set deep in the rainforests of Daluo (or The Gong Making Town) in Sarawak, Malaysia, the novel recounts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elephants in the rainforest. Central to the plot is the hunting of this wandering herd. The time span of the novel starts from the 1950s, when a group of Chinese youths establish the Sarawak Communist Party, and ends in 1974,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meets with its fate. This is a political novel, a work oft-known as Malaysia’s “Heart of Darkness.”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scars of Communism in *Elephant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Malaysians and their history. It then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inner-China,” a pervading idea in Nanyang Chinese’s mindset by further analyzing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the ‘elephant’ throughout the novel. Finally, the author turns to the novel’s Japanese translation, discussing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inguistic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Zhang Guixing, *Elephants*, Communism Scars, Inner-China, Japanese translation